

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(苏轼)

印尼松柏港 何足道

雨，淅淅沥沥一直不停地下，老温一个人站在补习班的屋檐下，他呆呆地盯着排水沟，眼看水都快溢出来了。他拿出手机看一眼时间，塞回裤兜里，没一会儿又拿出来看，已经反反复复好几回了……

“老师，上课了吗？”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，转过头来，两个稚嫩的孩子正看着他。“上课了！”说完，他就朝着教室走去，两个孩子也争抢着进了教室。“拿出你们的课本，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一次课的课文。”“老师，没人来，怎么上课呀？”空荡荡的教室里，就两双眼睛盯着他看，他也笑了：“我们不是人吗？”两节课的时间，窗外的雨没有停下的意思，依旧任性地下着，声音都快盖过两个孩子的朗读声了。这时候的老温眼睛时不时会瞥向门外，心想着：“再来两个学生吧！一个也好呀！”

旧时期，摆地摊儿的都流行一句话，刮风减半，下雨全散。其实这句话用在老温身上也挺恰当的。刚入行头一两年，中文课不景气，学生本来就不多，虽说没有几十年前那么辛苦，但也确实挺愁人的。好在这雨也不是天天下，偶尔一两回，习惯就好了。城里培训班门口两个

年轻老师在闲聊着，这时候，路口处一辆摩托车驶进了停车处。

“哟！温老师，我都忘了今天周四了。你那边也下雨吗？”一个男老师先说话了。

“一路上都下雨吗？”一旁的女老师一边说着一边帮忙接过老温的大袋子。

“温老师，这雨下了一路吗？”见老温没回答，她又问了一遍。

“别提了，从家里出来就下雨。那雨大的呀，隔着安全帽都快看不见路了！”老温一边回答，一边解开安全帽，脱下湿漉漉的雨衣。

“你怎么不找个地方避雨呢？”

“你以为我不想吗，我迟到了今天谁来代课？”

“温老师，每逢周四你来上课就下雨，你这出门带风带水的，运气真不错。”一旁的男老师打趣地说道。

“就这运气呀？还是算了吧！”老温把雨衣挂起来，整理好后就进了办公室，当然，进去之后也是免不了被同事调侃一番。

老温每个星期有两天在城里培训班教课，路途有30多公里。几年前他刚入职时正好碰上雨季，因此基本上每一次他骑着

摩托车去教课都会碰上雨天。为了避免一次次变成落汤鸡，现在他每次出门带的大袋子里都装着两件衣服，两双鞋子。几年过去了，虽说他出门带风带雨的情况没有以前那么“灵验”了，但只要一下雨，身边就会有人拿他开玩笑，甚至他也会就此自嘲一番。下雨嘛，很正常，下就下吧，该干嘛还得干嘛。老温和雨的这些经历，大多数人都经历过，不过似乎没有老温那么惨，他也总调侃说，怕是上辈子得罪了龙王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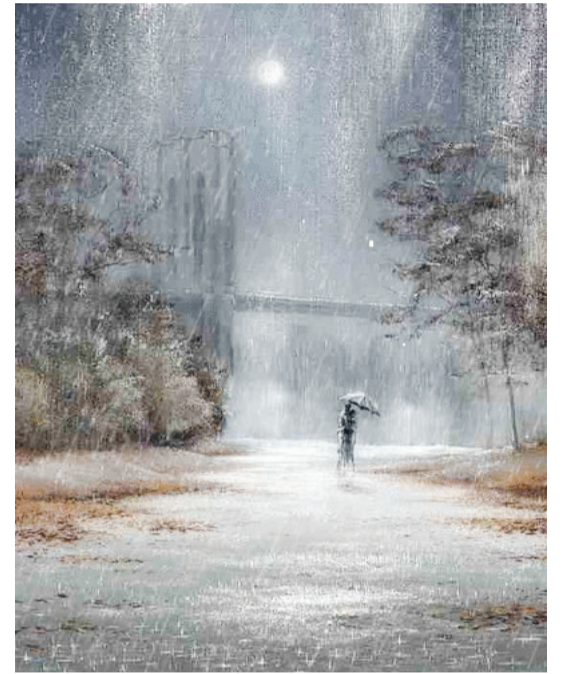
当然，老温在下雨天的经历也不都是“凄惨”的。六年前的一个下雨天，窗外正是瓢泼大雨，他当爸爸了！

那几天阴雨连绵，从妻子入院到出院回家雨就没怎么停过。但是那一次，老温没有了平时碰上雨天的满脸愁容，而是笑得像个憨憨。

“孩子取什么名字？”回到家，老头子已经问过好几次了。

“听您的。”老温回答。“你是教书的，你自己取吧！别和长辈重叠就行。”老头子比较传统，什么出生字上的印尼文名字他不管，就只关心孙子的中文名。老温查了查手机内容，看看有什么好名字没有，看着网上那些烂大街的名字，没一个让他满意的。他放下手机说：“就叫雨昇吧！”

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，老温在风雨中勉力行进时，常常以苏轼此名句自娱自励。下雨天路滑摔伤手臂、半夜下大雨房子被淹、出门旅行变成落汤鸡，老温和雨的故事还有很多，而且还在继续着……



华园新苗 第2期

小编小引：

广州华文学院李丹丹老师讲授“记叙文的线索”时，对作业的要求是以人物或事物为线索，内容以几个事例来写出一篇连贯性的“记叙文线索”文章。

《华园新苗》第二期除了黄淑怡描述坚强母亲的《女强人》续篇：还有何足道借“雨”为线的《一蓑烟雨任平生》，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教师如何为传播华文风雨兼程；身为学生的何小芬以《考试》为主题，穿插描述了个人在考试中的成长；许惠娟通过《笔友》谈到了时代的不同和交友方式的改变，带有淡淡的怀旧情绪；而惜缘的《窟窿》则从亲身经历的意外遭遇，抒发了对父母亲人的思念之情和对人生的感慨。2022.5.10

窟窿

惜缘

每当我照镜子、或者用手触摸我的额头时，就会明显看到或感觉到我额头上一个小窟窿。它并非与生俱来，而且它总会让我想起我的父母亲。

犹记得我还是一个六岁的小丫头时，有一天像往常一样，在我们家旁边的路边玩耍，爸爸正在整理堆放在路边的木料，时不时会注意看我一下，那时我们家做的就是木料生意。这时，我姐姐的一个女同学拿着一支竹竿，爬上了邻居家长得稀稀疏疏的果树，好奇的我跟着跑到树下，仰着头看，没想到才打下两个果子，邻居男主人突然打开窗户大喝一声，不但我被惊呆了，而且那个姐姐还把竹竿一甩，正正打在我的背上，我扑进了前面的泄水沟，只觉得头上一阵剧痛，耳边传来爸爸的惊叫声，很快我就被急奔过来的爸爸抱起来了！

只穿着白背心和工作短裤的爸爸抱着我一路急急忙忙地奔跑，跑到我们镇上唯一的小诊所，可是医生不在，只有一个护士手忙脚乱地让爸爸抱着我坐下，要给我缝伤口。我看到爸爸的白背心被我的血染红了一大片，惊恐地大哭了起来。爸爸和随后赶来的妈妈不断安抚我，细声劝我不要乱动，护士才得以勉强缝完了伤口。

因为那个护士的手术不够精细，从此我的额头上就有了一个疤痕。那天爸爸白背心上的那一块血迹和脸上焦急心疼的神色，还有妈妈心疼的目光，在我心头留下了永远不能磨灭的一幕……

到我成年了，喜欢谈论面相的二哥，有时会担心地说：“唉，这疤痕的位置是‘夫妻宫’，会影响将来的婚姻大事。”他的预言不灵，我虽然比较晚婚，但毕竟结婚了！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个疤痕后来竟然变成了一个可以插一支细针的小窟窿。

1994年，我因为经常做恶梦，并且有时脚会不由自主地动弹，医生让我去做头

部扫描，结果显示：我的脑部有一个3公分的脑膜瘤，它压住了我的一部分脑神经，如果不动手术去除，我很快就会成为“羊癫疯”患者。

怎么办？抱着听天由命的想法，连手术细节我也不细究，就决定动手术了。远在香港的姐姐得知后特地回印尼来看顾我。为了不让自己已经七十多岁高龄的妈妈担心，我在电话里谎称要出去玩，瞒着她到了雅加达的医院。没想到妈妈第二天就赶来了，她说她一整天都感到心神不定，不断追问弟弟，终于知道了我的情况，真是母女连心啊！就这样，妈妈姐姐天天都到医院来守护我、陪伴我，直到我出院……

手术很顺利，很庆幸这个肿瘤也是良性的。三个月后，新头发长齐了，肿胀完全消失了，头皮也“紧缩”了，这时，我突然发现，那个原来的疤痕陷下去，成了一个很小很小的窟窿。医生告诉有些迷惘的我：为了取出肿瘤，动手术时在我的头皮下、头盖骨上钻了四个小洞，然后用很细很细的锯条从一个洞穿到另一个，慢慢地锯穿了，四个小洞连起来，才能揭开一块头盖骨，把肿瘤去除。除了额头上的这个小窟窿，在我的头发丛里其实还有三个，只是因为是在头皮下，只能用手触摸，肉眼是看不见的……

六十多年过去了，疼爱我的爸爸妈妈、担心我的婚姻大事的二哥，还有其他的几位亲人，都陆续和我们永别了！今天凌晨，我和家人到远在七十多公里外的故乡为父母亲扫墓。野草萋萋，又送离人去。清明时节让我们追思亲人的恩惠，缅怀他们的风范。我的亲人，您在天堂过得好吗？时光如逝水，心潮似浪涌……

我想告诉疼爱我的爸爸妈妈，我也已七十多岁了！人生七十古来稀，每当有人谈起生死问题，我总觉得我是大难不死，我的人生“红利”已经很多很多，何惧之有？疤痕也罢，窟窿也罢，人生只如雪泥鸿爪，无需遣怀。智慧和豁达的爸爸妈妈，请如以往一般教导我，我的想法对吗？

2022.3.22(农历二月二十日)涂于坤甸

笔友

印尼坤甸许惠娟

少年时期的我，就生活在七零年至八零年的那个年代。青少年的生活很简单，什么叫手机呀、电脑呀、网络呀，电子邮箱呀……一无所知。那个时候的我们，朋友与朋友之间的沟通方式的的确是面对面交流，除非有人远离故乡，只好以书信联系。通信成为唯一的沟通桥梁，此外通过写信还可以“交



2021年7月的某一日下午，我妈正在我们家的小咖啡馆工作，她突然月经大量出血，一直流个不停，而且肚子特别痛。我很着急也很担心，我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脑海里突然出现很多还未发生的万一，我偷偷地擦眼泪。之后马上扶我妈到房间里休息，吃了之前医生给的剩下的几颗止血药，血流停止了。

可到了晚上，我妈又痛经了，而且这次是波涛汹涌一般地流血，我妈脸色已经惨白得连血色都没有了，我爸着急得脑子一片空白，我也愣住了。



笔友”。

交笔友是我的爱好之一。记得我从读初中开始就喜欢写信交笔友。我有不少笔友，男生女生笔友在我国各个城市都有。每次收到笔友寄来的信，我心里非常高兴，虽然信里写的都是学习情况和一些他们当地的生活情况，但是我每次读着信纸上写的每一个字都感觉快乐无比。在旁人看来我是那么可笑、那么不实际，竟然跟一个根本未曾见过面的陌生人做朋友。哎……他们不亲身体会又怎么会理解呢？！

直到我高中毕业了，只剩下一个笔友还一直跟我保持联系，她是我唯一的异国笔友。江大姐人很好，她知道我的汉语不好，我写给她信只

会运用几个简简单单的词句，但是她的来信却像一篇文章了，写得非常好。我好羡慕她，也很感激她，因为我从她那里学习了不少汉语。我们的友谊就这样由一封又一封的信慢慢地建立起来。每次我收到她的来信便立马给她回复，因为我特别重视和珍惜这份友谊。

有一天黄昏，我下班回到家，看到桌子上摆放着一封信，虽然它在桌子上显得很渺小，但是很醒目，很快地进入我的视野。我飞奔到桌子前捧起它，小心翼翼地打开，兴奋地阅读每一个字、每一个词。信里面她告诉我，她刚好有事要来我所在的城市一趟，打算办完事情后与我见面。呵呵！太高兴啦！我将要和江大姐见面啦！我再往下读……天哪！约定的日期已经过去

了。失望与伤心涌上我心头，刚刚的兴奋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要有多失望就有多失望，恨只恨邮递路程遥远漫长。

后来当我要结婚时，万万没想到，远在马来西亚的她还特地给我寄来一份精致的礼物。结婚后不久，她来信说她搬到别城市去工作了，还留下了新地址。可我按地址寄去的信再也沒接到她的回信了。就这样我和她失去了联系，维持多年的笔友友谊就这样结束了。但是，这份友谊带来的暖暖的、甜甜的感觉至今还存在我心里。

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，有很多社交媒体，可以让我们结识网络空间的人。我也有网络上的虚拟朋友，一般用文字交流，偶尔语音交流。如果这也是属于“交笔友”，那就是缺少笔墨味道和少了一枚邮票的笔友。

洗衣做饭，包括一些琐碎的事情大部分都由我来做了。幸好当时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已经忙完了，而我终于也体会到了我妈之前有多么辛苦到！

过了一个月，我妈康复了，做手术需要一大笔费用，而我们的经济情况也就如此一般。还好我妈之前买了医药保单，但能取出的资金好像也不够，这时我表姐和国外的表哥都给我妈汇了一大笔钱，这下好像可以了。这时我又觉得自己很没用，还没有稳定的收入来补贴家用。

手术前我们都很担心害怕，反而是我妈安慰我们不用担心：“很多人做了这种手术，她们现在都好好的，你们不用担心啦！她们可以，我也可以！”果然是女强人！虽然如此，但我知道我妈心里还是很害怕的，我很佩服我妈！手术那天我一直在祈祷，果然上帝听到了我的祷告，我妈的手术很成功！

直到现在，我妈的气色越来越好了，人也更开朗了。而我也从这位女强人身上学到了、体会到了人生从未有过的经验。

女强人(续篇)

印尼山口洋黄淑怡

这时我妈说给我小姨打电话，我吞吞吐吐地跟小姨说了情况，她说必须立马送去医院，小姨父也急忙地赶到我家。

我爸和小姨父立刻带我妈到附近的妇产科诊所。因为当时是疫情的爆发期，我爸让我们在家里等消息，有情况会给我打电话。他们刚去医院，我才后知后觉，为什么刚刚却愣住了呢？

为什么没想到要去医院呢？为什么我什么都会？我感觉自己很没用。但也也许因为没有经验，面对突发情况时当局者都会很迷茫吧……

过了半个多小时，我爸妈和我

父回来了，我问：“为什么这么快回来？已经没事了吗？”这时我才得知，进入诊所前需要先做抗原检测。当时的情况已经是非常紧急了，却没有料到还有更糟糕的事情，我妈确诊了！诊所既不让我妈住院，也没有给我妈什么药，已经半夜了，就只能回家。

说到确诊，我们四个人又被吓坏了，我们也怕被感染，就立马也去做抗原检测，但幸好我们都是阴性。我家邻居也是我的三伯伯，听到我妈确诊了，就急忙戴着口罩送药过来。在城外的表姐也给我们邮寄了一些维生素和妈妈的药品。我很感动，当我们家陷入困境时能有人雪中送炭，真是难得又珍贵！这一夜，真的“轰动”了我们全家。

我妈就暂时隔离了。幸好还剩下几颗止血药和爸爸给的新冠药品，打算等我妈转阴了再去医院。因为我是家中的老大，所以当时家里从照顾我妈到